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  
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訪問】

## 風長日短星蕭蕭

——專訪胡燕青談唐詩——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編按：香港著名詩人、作家胡燕青研讀唐詩半生，唐詩亦是她最重要的文學養份，最近出版普及讀物《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力求帶大家進入唐詩的世界，細味詩人的心情，感受詩歌的美。藉此機緣，本版特約記者與胡燕青做了專訪，進行多角度發掘了解，包括對李賀的重新解讀、多位詩人的另一面、好詩的標準、新詩唐詩技巧怎樣吸收轉化等，可謂別出心裁、眼界大開。

### 唐代詩人冠軍李賀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裏，論李賀的有三個章節，是全書之冠，比杜甫還要多。您的碩士論文是研究李賀，能請您談談當時的學習和研究嗎？二十世紀下半葉，港台文壇有一段時間十分推崇李賀超現實主義的詩風，這點您反而沒有怎麼提及，為什麼呢？

胡燕青（以下簡稱「胡」）：你問得很好。其實我寫杜甫的篇幅更多，後來我和出版社覺得書太厚不好，全書目前「減磅」五分一，是不想嚇怕中學生。我們抽起了兩篇長稿，其中一篇是寫杜甫的，當年他和另外四位詩人登上今日西安的大雁塔一起寫了詩，惜五詩僅存四首，這篇文字就是比較那四首詩的，但集中寫杜甫。日後有機會，我會將之放另一書裏。

我研讀李賀，是因為喜歡他。我的指導老師是羅忼烈教授。他本想我研讀李清照的，但她非我心所愛。那時我把李賀的詩讀來讀去，也讀了不少寫他的論文，但仍然不太能掌握學術界真深受樸學影響的論文寫法，覺得這種寫法不夠「爽」，不能暢所欲言。到最後，我還是用了自己喜歡的比較感性的文字來表達個人對李賀的真心看法，這碩士論文結果寫了十萬字。多年後港大通知我，那論文獲得優秀論文的獎項，讓我很開心。

當時，使內地、港、台群眾都喜歡上李賀詩的有兩個人。他們影響力極大。一位是毛澤東，他自己的詩裏有引用李賀名句的，例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唱雄雞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其中化用了李賀的「雄雞一聲天下白」等都是例子。而台灣那邊的大詩人余光中教授早年也寫過〈象牙塔到白玉樓〉（《逍遙遊》，台北：文星，一九六五年）一文，深深吸引着我。李賀的生命很悲苦，命運使他無法不以不正常的高速成熟，繼而寫出他那些千古傳誦的、對天地時間的質疑聲音。所謂超現實主義，與李賀有何關係？對他而言，這些想像空間都是他扭曲了的現實。他的詩其實和日常生活相關的也很多，只不過他的想像力比別人好，很年輕就能做到韓愈的「惟陳言之務去」而已，死亡已在眼前了，寫幽冥世界的多一點，也很「現實」。

李：李賀早天，論李賀那章裏您提到，若以二十七歲為截止年齡，李賀當是唐代詩人的冠軍。我們都聽過李賀騎驢覓詩的故事，為寫詩費煞苦心，那麼李賀算不算是天才型詩人？另，唐代詩人之中，有沒有哪一位本是資質平庸，經過後天的磨練而成大詩人？

胡：你的問題是李賀算不算天才型詩人，這真是個可愛的問題。我無法回答「不算」，但唐代哪個著名的詩人不是天才型的呢？一切都只是相對而言。李賀、李商隱比較早熟，這一點我相當肯定。然而這也是生活艱苦所致。王勃於二十六歲早夭，也很有才華，可是，他小時的生活就寫意多了，考慮的事情也不會像二李那麼深。但這些詩人，差不多每個都知道苦讀的重要，這當然包括王勃。〈與元九書〉裏白居易說自己如何讀書，其艱苦程度也真嚇壞人。當年考A-level之前的兩個月，也未試過這樣「苦」。

### 好詩必須「感人」

李：書裏您評李白〈贈汪倫〉，認為是一首平庸之作。詩的優劣當以什麼標準去評判？

胡：我文中有一個小標題，叫做「李白對李白」，目的就是想讓讀者知道若拿這首詩和李白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較，〈贈汪倫〉是比較平庸的。「詩的優劣當以什麼標準去評判？」這是很難回答的大問題，光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寫一本書。如果在很多標準中硬要選一個必不可少的，我會說好詩必須「感人」。千古傳誦之作，莫不如此。我在《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中選的詩，全都先能感動我。唐代大家，沒有一個不是文字藝術的

高手，這一點，反倒不必詳論了——這是基本條件吧？

李：論王維那一章，您讚賞王維是內功高手，而李白則外功上乘。「內功」究竟是指什麼？

胡：這也是相對而論的。李白對強大事物反應也很強大。例如月亮、酒、江水、離別、對仙道的嚮往、對受肯定的追求等等都是。他的氣場大家都感受得到。他筆下的宏大信念和前進氣勢，同樣需要天地的遼闊來引發。他的浪漫和天地的巨流絕無違和感，大起大落，如同海嘯。即使在哀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之時，他的心情還是呼嘯而「出」的。「兩岸青山相對出」——他的生命總是一壺又一壺，一山接一山，一水連一水的。動作最小的一次，算是「玲瓏望秋月」吧。但這個「望」字還真是用得快、狠、準，咬住不放的感覺十分強烈。

至於王維，則也有力大無窮的時刻。在寧夏黃河旁邊的山上，有一個王維的塑像，旁邊寫了他兩句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論寬度，王維能寬。不過無論他視野怎麼寬闊，他都很安靜。「白雲回望合，青霽入看無」的動作同樣是滲透式的，像靈修，像發呆，像剛從睡夢中醒轉，他聽見微細的聲音，連花瓣墜落的氣流和着地之聲也不例外。他寫「月出驚山鳥」。即使用上了「驚」字，那種寧靜還能最終浮到面上來。

李：鍾嶸《詩品》認為抒情詩寫景當以目目所見為貴，寫景若用典則不免予人隔膜之感。您評杜牧時選了他的〈早雁〉，此詩第三、四句寫景寫景時用典，該如何處理，才算高妙呢？

胡：用典用故，是詩人永恆的誘惑，因此，我們只須談論他是否用得好。在唐代，杜牧的目標讀者也許不像我們那樣，讀詩時總須要查很多書，也許當年的讀者是一看就懂得他在說什麼。因此，衡量該典故是否用得恰當，才是最重要的。杜牧寫的是走難的同胞，他用宮闈之中求長生、求藥籠的操作來做孤雁（難民）的背景，對照出宮廷內外的追求，十分有感染力，再合適不過。

李：對於唐代的大詩人，後世不乏批評，如「（孟）郊寒」、「白（居易）俗」，又如批李商隱詩用典過多、隱晦難懂，而韓愈則追求奇險，但您在評析上列的大詩人時，都沒有標出他們有這些的問題。您是否不認同這些評價？

胡：我選的詩，其實真有點對這些說法的反叛。書裏這些詩，很多都不是按照其為人詬病之處選用的，反之，我想讀者看到他們的另一面。批評是很容易的，對嗎？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古代批評家提及的這些缺點（尤其同意白居易的「俗」），而是想指出他們不止於如此，故都成了大詩人。韓愈的〈落齒〉是最明顯的。如果用典不好，通俗不好，奇險不好，寫得明明白白的不好，深藏不露的更不好，詩的道路豈非十分狹窄？白居易的俗是為了貫徹他的文學觀念，但他的雅，年輕讀者好像不十分掌握。所以，我在「多讀一兩首」的部分才提出〈錢塘湖春行〉而不是〈秦中吟〉。說到底，我就每個詩人才說了那麼一兩首，難道可以隨便一概而論嗎？即使古人那些都是已經建立的評價，我還是想說自己想到的。

### 學習古代詩人的想像、觀察

李：論柳宗元那一節，您談到余光中的散文與柳詩在技巧上相似之處。若以寫作新詩而論，閱讀唐詩時，我們可以怎樣吸收、轉化當中的技巧？有什麼地方該學？有什麼地方不該模仿？

胡：我的建議是學習古代詩人想像的方向，而不是其格律、押韻或步調。柳宗元的詩現在能讀到的較少，但從他寫作的幅度看，我們可以肯定他有非常深刻的情懷和寫作視野。柳宗元和余光中的寫作

溫度和語速，其實是很不同的，但這首〈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放飛思緒的方向卻特別相像，例如看山、思鄉、山猶如牙齒的尖與劍芒的鋒利、分身為多人的想法都一樣。如果說余光中教授沒受過這首詩影響，那我只能說他們的想像力和審美驚人地相似了。

讀詩之後寫詩，不能生硬地學，或逐句學。多讀、消化了，寫作之人喜愛的古人風格自然會從作品中流露出來。我覺得自己要學習的地方是詩人的觀察方法，而不是句法。聞一多說可以用格律做自己的腳鐐，戴着來跳舞才顯出工夫。但寫詩不是在顯工夫，而是表達自己的感情和看法。Poets are not trying to impress. They try to express. 他寫得最好的詩，例如〈奇蹟〉，就沒有戴着腳鐐寫。

李：論李商隱那一章，您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義山是巴洛克詩人。從相同角度，唐詩與英美詩，還有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地方？

胡：唐詩和英文詩，其實很難比較。首先，唐代始於西元六一八年，那時英語還未成形。不過，李商隱和李賀的作品，確實有濃厚巴洛克色彩，夾在兩人中間的最主要詩人杜牧卻沒有。因此，這可能不是時代的產物。我比較相信那是性格使然。

唐詩和英詩，可比之處不多，這也許是文化的問題。英詩很受基督教和希臘文化影響，唐詩則充滿儒道釋的價值觀。唐代完了，中國人去發展別的文類，英詩這時才以讀不懂的古典英語出現，故語言上的比較兩者可謂無從入手。如果還有可比的內容主題，應是對大自然的閱讀和對愛情的反應，這可能是最近人情的了。

李：您近年到各地旅遊，寫了不少的遊記文章。有沒有一些到中國大陸旅行的經驗，會有助於您對唐詩的理解？

胡：我有時也會專門到詩創作的「現場」去看看，例如去威爾斯追蹤 R. S. Thomas 的腳印。不過，大都很失望。上次到西安，我特意走上大雁塔最高處去看杜甫、岑參、高適等五人鬥詩的遺跡。一點都沒有了。去看陽關，要舉頭遠望才看見那麼一小點。杜甫的草堂是去過的，但不知草木是否原來的品種了。李白的白帝城早給三峽大壩的水利工程淹沒了。幸好黃河還在流動，長江還在拐彎，岑參的雕像還在吐魯番的小博物館裏默默地站着；可喜韓愈的潮州，城頭有個介紹他的小館子，廣濟橋的浮舟，仍每日按時開合。金陵的荒涼，已經給今日再度繁華的南京取代。讀詩，還是得用點想像力，回到唐代的處境裏去讀，大概這才會看到劉禹錫筆下的「真國色」。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版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 【意見調查】

#### 《明月灣區》讀者意見調查

香港作家聯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支持，在《明報》增闢《明月灣區》版面及在《明報月刊》增設《明月灣區》文化附冊，希望藉此培養及提高公眾對大灣區文藝文化的關注，推動文藝創作、閱讀及評論的風氣，同時透過開放的討論園地，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的交流。至今，《明月灣區》面世已一段日子，為求回顧檢討、集思廣益，亟望讀者把您的寶貴意見電郵或郵寄給我們（也可掃描二維碼填寫），以供充實內容和改進，謝謝。

1. 您認為通過《明月灣區》平台，是否有助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發展、增加對相關文學現象的討論？

\_\_\_\_\_

\_\_\_\_\_

2. 您對《明月灣區》哪一類文章或欄目最感興趣？

\_\_\_\_\_

\_\_\_\_\_

3. 您希望《明月灣區》繼續出版？認為增加哪一方面內容會更吸引讀者？

\_\_\_\_\_

\_\_\_\_\_

電郵：mpmeditor@mingpao.com  
郵寄：香港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明報月刊編輯部《明月灣區》編輯收



### 解「我」三部曲感賦一首（外一首） —— ●張志豪

#### 解「我」三部曲感賦一首

詩篇感賦託驚鴻，三省吾身蝶夢中。  
細意求尋心理路，無塵明鏡亮真容。

#### 〈讀「一瓦之綠」〉

而立憑緣渡海來，從文磨礪眼光開。  
當年一別又相見，思緒紛紜起樂哀。

（作者為嶺南大學中文系文學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本版執行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環社社員。）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7. 真假情人

Real or fake lover



綠騎士 Chung-hing

【鄉港情】

# 真假情人

●文、圖 綠騎士

編按：情人節晚上的一朵玫瑰花，觸發了作者對現代社會真假難辨現象的反思。在這個習慣處處存疑的時代裏，就連愛情也變得真真假假，教人難以分辨。

有好幾次，我回香港都住在梅窩。晚上常踏過中環從大廈群通出去港外線碼頭的天橋。夜色中，碎鑽石似的燈光在黑緞子般的海波上蕩漾，摩天輪閃爍着緩緩轉動，像童話故事中的魔術寶環。

這晚是情人節，沿途滿是賣紅玫瑰的大小檔攤，使人眼花繚亂。其中有一對小情人模樣的，俊男子捧着一大束花，美少女遞過來一朵，說：「你嗅嗅，多香！」甜蜜得使人溶掉，傑便買了一朵給我。在玻璃紙包裹中更添了閃閃光澤。

一回到住所便急忙找來一個小瓶，盛了水。小心地把玫瑰從玻璃紙中取出來。啊，花頭竟掉了下來，我一路上都小心地捧着的，怎會折斷了？拾起來細看，原來是朵假花！實在啼笑皆非，又不禁感嘆，那對男

女年紀輕輕，怎的竟會選擇騙人的旁門左道？

多年過去了。每年情人的玫瑰都是在幾天後便凋謝，只有假玫瑰仍面不改容、大刺刺地展現着它的虛假。現在很多事都真假難分，看似最確實的證據都可以是偽造的，現代人已習慣了對什麼都充滿懷疑，何況是愛情？

雖然在迷宮中找到對方是沒有把握的事，但戀愛永遠是世上最持久的遊戲，並不分年紀或地位。摩天輪把人載上天空，但總又轉回地上。又是情人節了。空氣中漫着低吟：「我愛你。」別追究真假。

（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畫家。）

## 【創作園地】

人有、潮州人有。尤其是初一十五，拜的人最多。他們點上香、燭，擺出帶來的橘子、蘋果、花生、煮好的湯圓、客家傳統的板粿、潮汕地區傳統的板粿……拜完會燒寶紙。

我吃過沒有拿走，留在伯公壇上的花生、蘋果、橘子，拿之前會拜三拜，告訴伯公想吃花生、橘子、蘋果了。我的奶奶、外婆、媽媽都告訴我，吃拜過伯公的食物，伯公會保護我們平安健康。伯公是我們的守護神。

一天，我問溫先生：「番石榴是不是比平時的甜？」

「啊，是很甜的，特別甜。」溫先生答。

「當然啦，我拜過伯公的。」我不無得意地說。

拿走伯公的食物，當然也要還給伯公啊！我常常在榕樹下的伯公神位放幾顆石榴、番石榴、柳丁之類的。

有一天，聽見過路的行山人士在討論伯公神位的三個石頭，一個人說：「一個是伯公、一個是伯婆（伯公夫人）、一個是他們的孩子。」我聽了這話可高興了。一家三口的伯公多幸福啊！可另一個人卻說：「另一個是他的二太太。」我真是氣極了，就氣呼呼地看着那個人。「不啊，不啊，是伯公的兒子，這樣比較溫馨。」第一個說話的人反駁了我氣呼呼瞪着的人。終於幫我出了一口氣。

附近礮頭村的伯公神壇上有一副對聯：「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香港很多村落的伯公都有這樣的一副對聯的。每次見到，我都要大聲地念幾遍，這副對聯很契合我們對伯公伯婆的信仰、尊重。

菜地榕樹下的伯公神壇後面，也有很多觀音像、關帝像、財神爺像、送子觀音像、彌勒佛像、福祿壽星像、媽祖像、土地公神牌……這些都是市民們家裏供奉過、請過的，然後不知道什麼具體的原因，不再供奉了，就送到榕樹下的伯公神壇來。

藍伯菜地上千座神像，也是這樣的來途，它們被供奉過的主人請出來，放在樹頭下、山腳邊、三叉路口等。藍伯把這些沒有主人再供奉的「神」們請回來，一座一座擦拭乾淨，整整齊齊安放好，天天燒香拜。

香港十八區中，區區都有很多被請出的「神像山」，那些舊了的或不再供奉的神像不能隨便丟棄的，隨便丟棄是對神明的不尊重，怕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包一塊紅布送到願意收留的廟宇去是最好的神像歸處，而更多的會找一個地方放好，樹下、廢棄房屋的牆角、橋頭、路口等也會有很多。只要有一個人開始擺放，就會有很多人來繼續擺放，久而久之形成一座「神像山」。有些人會拿香火、祭品去拜，也會有些人義務去管理，成為「神像山」的守護人。

在香港像藍伯這樣的「神」的守護人還有很多。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香港仔華富鄉瀑布灣「神像山」的黃伯。瀑布灣「神像山」的神像應該是全香港最多的，據媒體相關報道，說是超過八千座。觀音像、佛祖像、媽祖像、關帝像、財神像、耶穌像、聖母像、四面佛像、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種教的神都有，甚至還有招財貓、儲錢罐、十字架、孫悟空、豬八戒。木製的、陶瓷的、石頭製的，各種材質造的，大的、小的、白的、鮮艷的，讓人歎為觀止。

逾八千座神像，依山而放，擺得井然有序，很多還有水泥穩住底座。有一位老人，每天六點就來打掃、擦拭、整理、修補、上香，風雨無改堅持了二三十年。他就是黃伯。「請神像和買神像回家供奉，都是想神明保佑健康、平安。隨便丟棄神像是不對的。」黃伯說。

黃伯年輕時做了大半生屠夫，後來成為了虔誠的佛教徒。「我照顧神，神也會保佑我的。」打理着全香港最大的「神像山」的黃伯很是虔誠地說。

藍伯在菜地也有「神像山」，被他守護得很好。看來他開地並不意在種菜，而是守護眾神像。

兩年後的冬季，漸漸地又看不見藍伯出入他的「神像山」了。我特意站在他的菜園門口，也只是看到藍色的油紙布裹着的大門，大門加了鐵鏈。

過了不久，發現那個用藍油紙布做頂的棚不見了。藍伯的菜地，藍伯的「神像山」怎麼了？我在擔心。

又過了一段日子，在礮頭村的路口，我看見了藍伯，不是開着三輪車的藍伯，而是開着一輛黑色的寶馬車。我大聲喊：「藍伯、藍伯。」他搖下車窗玻璃，我立刻大聲問：「怎麼不去菜地啦！」

「要搬了，那裏有工程要動工。」答完我，車就開走了。

## 藍伯的菜地

●吳燕青

幾乎是在我剛租地不久，離我菜地幾十米的地方，也在開地。一棵棵荔枝樹、黃皮樹被砍，推土機把一片原本茂密的果林推平了。

過了一段時間，就經常見一個七十左右的阿伯，騎着一輛小型的改裝三輪車進進出出。很快那塊地就被圍了起來，除了鐵絲網圍欄，還加了很厚的藍色油紙布。

再過了一段時間，一個油紙布做頂的棚子就被搭好了，高出了圍欄很多，很顯眼。

每次去菜地，我都對裏面究竟有什麼感到好奇。騎着三輪的阿伯，有時載的是飲水機用的桶裝水，有時是一袋袋的看不出是什麼的物體，引起我更大好奇心的是用紅布蓋着的東西。阿伯一趟一趟地，螞蟻搬家一樣搬東西進去。好幾次，我都想走進去看看裏面究竟是什麼樣的。

但那個阿伯，每次遇見，明明眼神都對上了，我也笑了，也開口喊「阿伯好呀」了，他都沒有笑，沒有回應我的，臉硬硬的，把三輪車開遠了，或者是很快把那蒙了藍色油紙布的門關上了。

好奇心越發大了起來，裏面究竟有什麼呀？

一天，在公廁接水的時候，我接完一個可樂瓶又接一個寶礦力的瓶，十幾個五六百毫升的空瓶子就是我剛租地時，接水澆菜的工具。

「呀，阿妹，拿去。」一直沒笑過的三輪車神秘阿伯遞過來一個空的裝純淨水的空瓶子，好大一個，至少能裝十五公升的水量。「你的瓶子那麼小，裝到什麼時候？真像小孩子玩過家家呀。」阿伯終於笑了耶，他是笑着和我說話的耶。我一時間有點反應不過來，該怎麼開口和他說話。只在唇和齒間擠出很低很低的：「多謝，多謝了。」也不知道阿伯聽沒聽見。

那瓶子太大，裝滿了水後，我的小小推車根本放不下，就算放得下，我也似乎拉不動。最後，那桶水是「坐」在藍伯（三輪車阿伯讓我叫他藍伯）的三輪車上運到我的菜地的，藍伯還幫我搬下車，扛進地裏。

「你很早就想進來看吧？」藍伯打開那裏藍油紙布的大門，示意我進去，還一臉看透我似的說。「對對對，對呀，早就想進來看看了。」我很興奮地走進去。

好奇了很久的神秘地，終於呈現在眼前。那幾畦整理得很好的地，長着蘿蔔、茼蒿的菜畦，我是猜到了的。藍伯常常載水進來，肯定是種着什麼的。果然，種了很多蘿蔔、茼蒿，而且長得都比我好。

眼光落到那顯眼的藍色油紙布做頂的棚子，棚子裏都是工具，有鋤頭、鐵鍬、鋸子、各種水瓶，還有一大堆各色袋子裝着猜不出是什麼的東西。這些也都想到了，藍伯天天進進出出那麼多次載着它們，我似乎早已熟悉。

右邊那個很低很低，和圍欄一樣低的小棚子裏擺放的，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也是猜破腦袋也猜不出的。

兩三張大小不一，高低不一的桌子上，整整齊齊地供奉着觀音像、關帝像、財神爺像、送子觀音像、彌勒佛像、福祿壽星像、媽祖像、土地公神牌……

一瞬間，被眾多的神像們鎮住了，壯觀、莊嚴、肅穆，心裏升騰着這些詞彙。

原來藍伯用紅布遮着的是「神仙」們。

去菜地必經的小路上，會經過一棵巨大無比的榕樹，榕樹下供奉着伯公（土神）。伯公神位上有三塊大小相近的花崗石石頭，左右的小門板上貼着財神，神位一側朝着小路，一側面對大海。

香港伯公文化盛行，在路口、水口、樹下、橋頭都不難發現伯公神位，尤其是在香港的村落，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供奉，有的雜姓村落甚至不止一個伯公神壇。拜伯公的多數是客家人和潮汕人，伯公神壇都很小型，比起其他廟宇也簡陋得多。通常以磚或石頭建造，三面有壁，沒有上蓋。一個牌位、一塊石頭（伯公）、兩塊石頭（伯公伯婆）、甚至是用小小的一塊石頭壓着一張紅紙，就是一個伯公神壇了。

土神在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名字，「福德」、「土地公公」，我們客人則說「伯公」。

我們家裏有拜伯公的習慣，村裏的伯公在一棵很大的龍眼樹下，奶奶帶我拜過、外婆帶我拜過、媽媽帶我拜過。

菜地大榕樹下的伯公香火很旺，附近村落的人都在這裏拜，客家

## 珍惜當下 奔向未來

●羅文華

「人類心靈深處，有許多沉睡的力量；喚醒這些人們從未夢想過的力量，巧妙運用，便能徹底改變一生。」

——奧瑞森·梅倫

很多人總是把眼光放在前面，而忽視當下的一切。有一些朋友總是滿懷理想，憧憬着未來，躊躇志滿，而沒有審視現階段的具體情況和自身的條件，總不願意扎扎實實踏出第一步，結果是蹉跎歲月，一事無成。他們老是說，等情況好轉才開始出發或行動，可是沒有想辦法改善現況，為實現未來的目標創造條件，到頭來無論過了好久，都還是一直在等。

每一個人都有夢想，像一根指南針，指明前行的方向，也像一艘遠洋船上的舵，使他能準確地駛往目的地。夢想，就是人生之舵。可是，倘若只有夢想而不把握當下，那麼夢想所指的方向也不易達到。有句話說得很好，遠處是風景，近處才是人生。沒有抓住眼前的時光，沒有活在當下的心態，把現在的生活及工作安排妥當，而老是遙望遠方的風景，又有何用？因此，無論你有多少宏圖壯志，眼前的現實必須首先應對，尤其是路上會遇到的荊棘。只要通過直視生活中現實的一面，努力想方設法加以克服，增強自己的承受能力，便不會因一時挫折而心灰意冷。

人們亦常常為了追求更好的明天而營營役役，而忽略關注當下四周的人。追求夢想的實現，原本就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只是在追求的過程中，切勿忘記：當下擁有的，其實也一樣重要。親人、朋友、同事，過往一同念過書的校友、教導過我們的老師，正是生命的珍貴寶藏。去年與一位多年不見的中學校友會面，共遊元朗各個角落，大家有「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的感慨。要珍惜和親友在一起的時光，並且將美好的回憶放進心中的寶盒，好好珍藏。特別是孩子很快長大，與家長相處的時間不夠便會造成疏離。時光不能倒流，人生若不把握現在，錯過了便不無遺憾！

最近有機緣與一些多年不見的校友重逢，大家歡敘一堂。我和一位還在香港演藝學院演出的校友握手，一起共誦：「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我現在懂得活在當下，靜觀人生瞬間變幻，霜葉紅於二月花，並以自己的節奏，一步一腳印，奔向未來。

生命，就是一闕讚歌。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學士、香港理工大學博士。）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http://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明月灣區